

责任编辑：赵 美

蹉跎岁月

“文革”期间，每年的12月26日，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，全国的工矿企业、机关团体……那天的餐食，总要吃上一碗面，表示一下希冀老人家健康长寿的心愿。

那年，我在农场的生产连队做炊事员。时值初冬，粮棉已经入库，探亲还为时过早，近两百个知青跟着老队长赶着太阳起，披着星星归，开河挖沟兴修水利。每天汗水洗面，泥浆裹腿，被“享受”着与地奋斗的无穷乐趣。老队长是当年围垦留场的老职工，看着这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，每个人的脸盘都小了一圈，不免动了恻隐之心，提前十天就作出了充满吸引力的决定：老人家生日那天，休整半天，晚上吃长寿面，痛痛快快“刷”一餐，补补营养，来日再干。全队知青欢呼雀跃，天天掐指以待。

好不容易盼来了这一天。一清早，食堂就忙开了，采购员赶着牛车颠簸十几里地去镇上买面条。蔬菜班里养的两头猪也出圈一头，一位老职工手持利刀，斗胆做起了屠夫，几个女知青又是烧水，又得凑合午餐。卢湾五七干校来支援我们食堂的包师傅，是锦江的名厨，在一旁盘算着如何从这头大肥猪身上翻出更多的花头来。

午饭刚吃完，食堂的小窗口前已经摆上了等着晚上吃寿面的家什：男职工的小号面盆、女职工的大号饭碗。傍晚时分，包师傅的杰作：嫩蓉肉、玻璃肉、酒煲肉……一一出台，香飘百米，整个生活区都笼罩在诱人的香味之中。数月不知肉滋味的青年人，趴在食堂的窗台玻璃前，淌着口水直敲小窗门。老队长怕场面失控，亲临食堂，用苏北口音稳定沸腾的群情：今晚面条一百斤，每人半斤还绰绰有余，肉保证供应，每人两客。为了加快速度，食堂破例用两口大锅煮面，四个窗口供应。我的岗位是一号窗，炊事班长一声“开饭”令下，四窗齐开。我的眼前只见搁着饭菜票的碗盆在挥舞，小小的窗口聚集着三四张亢奋的脸，既无法判断谁先谁后，更搞不清是何人的碗盆。由于很少吃面，撩面的师傅手艺笨拙，买面的职工心急火燎，排在后面的职工于是便开始骂街。忽然，二号窗的炊事员范姐（一位66届的重点中学高中生）遭到飞来的小脸盆的袭击，原来是一位男知青嫌她动作慢而采取的粗鲁行动。生性温和的范姐不甘遭此侮辱，抓起一把沾着面汤肉汁的塑料饭菜票，愤然向三五张挤在一堆的脸蛋上扔去。老队长明察秋毫，立马平息了动乱，一切又恢复如初。小窗口外，买好寿面的刚从人堆中杀出条出路，很快便给尚未买到的蜂拥而堵上。

渐渐地，桌面上的红烧圈子、白切猪头肉替代了原先光彩诱人的肉块。窗外，八两面条两客佳肴下肚的男青年，陆陆续续又来添第二碗寿面，人声鼎沸的场面渐渐平静。七点光景，五十公斤面条全部售罄，我们食堂人员也个个疲惫不堪、饥肠辘辘。炊事班长决定马上烧“咖啡粥”（农场特产，用大铁锅里的焦锅巴煮成的稀饭，呈咖啡色，故称之）。好在猪头肉和圈子还有剩货，值得庆幸，只是长寿面，实在是对不起老人家了。班长忽然想起，二号窗口外还有一把饭菜票，叫我速去捡回。我疲乏地来到饭菜窗口，半趴在地上，由于沾上面汤肉汁的塑料片，黏在泥地上，经多人踩踏，必须用手指一张张抠出。我一面抠，一面嘀咕：老人家，您的长寿面可累死我们了。（作者为向明中学66届初中生）

小启

本版向老三届朋友征集当年插队时的老照片，请发送至编辑信箱：zhaom@xmwb.com.cn

蓦然回首

张霞珍是我崇明东方红农场北六队的战友，她离开我们已有四十年了。现在，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，眼前便浮现出她那红扑扑的笑脸和弯月似的双眼；耳畔响起她那爽朗的笑声和欢乐的歌声。

张霞珍是上海第八女中67届初中毕业生，1968年来到农场。后来连队成立科研班，我们十来个姐妹就劳动在一起。想当年，我们坐在田埂上休息时，爱看蓝天上飞翔的鸿雁和天鹅，爱听苍翠的林带里小鸟的啁啾。在岛上艰苦的劳动中，张霞珍整天笑呵呵的，浑身充满着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革命劲头，她快活得像一只美丽勇敢的海鸟。

那时我们班里强劳动力不够，张霞珍经常和男职工一起抢挑重活和脏活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在水田里劳动的情形：老牛在水田里一步步慢慢地往前走，背上挂着一种叫耖耙的农具。张霞珍就踩在耖耙上，一手牵

海岛快活鸟

——回忆我的农场战友张霞珍

拉着绳子，一手高高地扬起鞭子。接着她将手中的鞭子用力地向前一甩，伴着轻脆的鞭响，传来“驾——”，那响亮的吆喝声中带着她甜美的嗓音。她那欢快的吆喝声随着布谷鸟的叫声在上空久久回荡，这几十年来也一直萦回在我的心里。

前些日子，我翻阅了农场日记。记得我们连队在1970年5月成立了团支部。不久，张霞珍就递交了入团申请报告。为了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，她在“战三夏”劳动中，立誓要脱胎换骨，认真接受再教育。她出色的劳动表现，受到了连队表扬。7月10日，她被光荣地批准为连队第一批共青团员。

在日记里，我发现了一篇当年写的题为《战斗》的表扬稿。那时，我把稿子抄写在连队的黑板上后随手夹进了日记本里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我读着它，眼前又清晰再现了那惊心动魄的情景：

“‘轰隆隆’，一声惊雷震长空，滂沱大雨倾泻而下。雨雾中有两个人艰难地行走在泥泞的机耕路上。为了给棉田排水，她俩扛着崇明锹顽强地前进着。看她俩的姿态，就像是上战场去战斗。她俩是谁呢？她们就是科研班的战士小张和小周。雨越下越大了，两人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田野里。不！她们正战斗在狂风暴雨中……”

张霞珍就是这样一个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的英勇战士。之后她入了党，并担任了连队干部。但在一次为连队职工采购物品时不幸遭遇车祸，青春热血洒在了锻炼她成长的土地上……

张霞珍啊，虽然你离开了我们，但战友们一直想念着你。当年我们和你一起在海岛上栉风沐雨，现在我们安享着幸福的晚年，你却化为了海岛上美丽勇敢的快活鸟。每当太阳升起时，在万道霞光中，你展翅翱翔，时而俯瞰大地，时而引吭高歌。张霞珍，你永远活在战友们的心里！ 郑菊康

人生驿站

圆梦北大仓

十六岁就到北大荒屯垦戍边，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默默地耕耘了十个年头，在北大荒的艰苦日子里，做梦也想早日回到故乡上海。返城近四十年了，却朝思暮想起第二故乡，惦记着那个年头曾经无私帮助过知青的老乡，牵挂着黑龙江农场现在的模样。

相约了好几次，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6团24连工作的上海知青终于结队成行。酷暑天坐43个小时的火车前往齐齐哈尔，因为想回味那一年连续几十个小时挤抢硬板凳的艰辛。辗转数千公里没感到累，因为老知青们思乡情浓，圆梦心切。

原连队的老领导、同事和他们的下一代闻讯后早早等候在汽车站，亲切握手、热烈拥抱，感动的热泪夺眶而出。离开农场三十多年了，场部的建设有了很大的改观，高楼拔地而起，城市应有的设施这里都已经俱全，通往连队的泥泞小道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公路，在一望无际的稻田中穿梭，我们感慨：第二故乡的一切始终都不曾忘怀。

那一年可供几十个人共睡的长火炕没有了踪影，可供几百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也改作了生产队办公室；太阳能热水器取代了锅炉房，深井抽水泵和自动喷灌器代替了当年传统灌溉的手提肩挑；大碴子窝窝头升级为大米饭白馍馍，“东方红”拖拉机换成了大排量的越野车……

回首往事，浮想联翩。我介绍了上海知青返城后的生活，现任生产队长介绍了双河农场（现名）的未来前景：北京市已决定把这里作为绿色食品生产发展基地，没受污染的粮油产品将直供北京市场……农场职工过上好日子的美梦逐步实现了。

同去的伙伴把激动人心的场景及时摄录下来，准备制成视频作品。大家委托我准备几句解说词，根据脑海中难忘的圆梦画面，我情不自禁地写出了心里话：北国天空分外蓝，上海儿女情系牵；几次梦里回兵团，泪花洒落迷双眼…… 俞大明



■ 劳动之余跳上一段

东方 IC

难忘情谊

我是个落伍的老三届，很早因伤致残回上海。随着社交圈的逐渐萎缩，亲情和友情成了我重要的精神支柱和滋润心灵的甘泉。

“十一”前夕，我接到40多年前的老同学张菊打来的电话，说在福建工作、落户的穆齐来上海，他想会会老同学。挂掉电话，我的脑海里马上映现出一个英俊潇洒的学生领袖形象。大家都叫他“穆老爷”，因为电影《刘三姐》里有个角色叫穆老爷。他是我们班级的文体委员，是口琴演奏大师石人望的嫡传弟子；小学四年级时成了上海市少年宫“小伙伴”艺术团的成员，参加了当年的“上海之春”音乐会的演出。小学毕业参加横渡黄浦江的游泳活动，是当年成功横渡黄浦江的最小的选手。我们班级的文体活动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搞得丰富多彩、生气勃勃。这辈子我会唱的最长的歌《祖国颂》，也是他教会我的。

考虑到我行动不便，同学们把聚会的饭店订在我家附近。智者有失，他们没想到包间在二楼，此店

同学情

没电梯。正当我望楼兴叹时，靳健说我把你背上去。望着年过花甲的老同学，我实在不好意思。他见我犹豫不决，就把外套一脱，叫我也把毛衣脱了，说我们抱团取暖一起上去吧。上楼的脚步有点跌跌撞撞，如果没有同学情，他绝不会拼这个老命。

甫一坐定，环顾四周，无限感慨，往昔青丝作伴，而今白发重聚，不知应该是拥抱欢笑，还是怆然伤怀。尤其是“穆老爷”，一头卷发变成了“聪明绝顶”，矫健修长的身材突显“将军肚”。他初中毕业后，做过农民、代课教师，伐过木，学过木匠，最后进钢厂，从炼钢工人做到总经理，最后做自由职业人，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。他说，在经历风风雨雨后，回过头来看看学生时代弥足珍贵的纯真，还是觉得亲切、温暖。

无论个人的经历和境况如何，老同学聚在一起都相谈甚欢。聊聊过去的美好时光，谈谈现在的家长里短，彼此分享幸福，而又互相开导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抱团取暖。

连俊